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庫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好兵帅克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好兵帅克

原著 哈谢克 [捷克]

译编 王诗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 学…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 60 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的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目 录

第一卷

1.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1)
2.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 (4)
3. 好兵帅克面对法庭 (7)
4. 帅克从疯人院里被赶出来 (9)
5. 帅克在警察署里 (11)
6. 帅克又回了家 (13)
7. 帅克入伍 (15)
8. 帅克被当做诈病士兵 (17)
9. 帅克在拘留营 (21)
10. 帅克当了传令兵 (25)
11. 帅克陪神甫举行弥撒 (30)
12. 帅克当了卢卡施中尉的传令兵 (32)
13. 大祸临头 (34)

第二卷

1. 帅克在火车上闹出的乱子 (37)
2. 帅克的远征 (42)
3. 帅克在吉拉里—西达的奇遇 (50)
4. 卢卡施中尉的韵事 (54)

5. 从布鲁克到苏考尔 (59)

第三卷

1. 穿过匈牙利 (69)
2. 在布达佩斯 (74)
3. 从哈特万到加里西亚前线 (78)
4. 快步走 (84)

第一卷

1.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好兵帅克被军医委员会确认为白痴，他退了伍，以贩狗为生，专替杂种狗伪造血统证明。

他患有风湿病，这会儿，他正用樟脑搽剂揉着膝盖，和女佣人米勒太太聊天。

“就是说，他们把咱们的斐迪南给杀了！”女佣人对帅克说。

帅克揉着膝盖问：“哪一个斐迪南呀？我认得两个斐迪南，一个给药剂师干活儿，另一个是收拾狗尿的。这俩全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们打死的是斐迪南大公啊……”

“老天爷！”帅克大叫，“怎么会？这位大公先生在哪碰上的？”

“在萨拉热窝，先生。用的是左轮手枪。当时大公正和他的夫人坐在小轿车里……”

“瞧，是坐在小轿车里。萨拉热窝，这事儿多半是土耳其人干的。咱们不该夺人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米勒太太，大公折腾了半天？”

“当场就死啦，先生，大公给打成筛子了。”

“干净利落。要是我就买支勃朗宁，一下能干掉 20 个大公。”帅克揉完膝盖，站起来说：“好了，我该去‘来一杯’那儿溜达一趟啦！”

警察局的便衣卜列施内德坐在“来一杯”小酒馆里，老板帕里维茨正在洗餐具。

老板是个粗人，可见多识广，很有学问。

便衣引诱地问：“尊敬的老板，您对斐迪南大公的事有什么看法？”

“我才不管这些事呢！”帕里维茨小心地回答。

“原先那儿挂的皇上肖像呢？”沉默了一会儿，卜列施内德又开口了。

“苍蝇在上面拉满了屎，我把它收起来了。”

便衣什么东西也问不出来，阴沉的脸直到帅克到来才变得明朗，因为帅克要了杯酒后马上说：“维也维今天也穿上丧服啦！”

卜列施内德紧接着说：“科诺皮什捷挂出了十面黑旗。”

“不，应该十二面，凑成一打，好算账，买也便宜。”帅克回答说。

静了一会，帅克又说：“阅兵从来没有好结果。有次有个将军从马背上掉下来就断气了，他正等着提元帅呢！还有一回阅兵，我的制服缺纽扣，为此我蹲了 14 天单人禁闭……”

“萨拉热窝的事，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卜列施内德竭力把谈话拉回正题。

“错啦！”帅克回答，“土耳其人干的，是因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事。”

接着，帅克又针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对外政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尊敬的先生，”卜列施内德又转向帕里维茨，“您也承认这事对奥地利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吧？”

“没错儿。”帅克替老板回答，“不过，斐迪南该更胖些。这样，他早在科诺皮什捷驱赶拾他领地干树枝、采他领地蘑菇的老太婆们的时候，就中风死了，免得这样丢人。前些年我们那儿有个牲口贩子因为争执让人捅死了，害他儿子惨啦，谁也不买他的猪崽子，都说，他爸让人捅了，他也准是骗子。他只好自杀了。”

便衣说：“您把大公比作牲口贩子？”

帅克反驳说：“没有。我只不过同情大公寡妇，她再嫁个大公，还得去萨拉热窝，还要当第二次寡妇……前些年有个妇女嫁过二次护林官，都被偷猎人打死。最后嫁给一个骗马的，那家伙在半夜用斧头把她劈了，法院把他吊起来的时候，他一口咬掉神甫的鼻子，还讲了些针对皇上的下流话。”

“讲了什么？”卜列施内德充满希望的问。

“那些话太可怕，我可不能跟您说。”

“说点别的吧！”帕里维茨老板进行干涉了，“我可不喜欢这个。随便胡扯谈，接着就该倒楣了。”

“还能说什么呢。”帅克还是接过原来的话，“那里头只

要有一半是真的，就够皇上害臊一辈子的了。他儿子正当年富力强就没了，他老婆让人捅死了，他兄弟也完了，如今他叔叔又叫人家打死了，真够他受的。”讲到这里，帅克着实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又说：“皇上肯定不会甘休，一定会跟土耳其开仗的。就要有一番拳打脚踢喽！”帅克神采飞扬。在他那儿，一切简单明了。

“也许，”帅克继续勾勒奥地利的前景，“德国会帮土耳其的，咱们跟法国结成联盟。总之，要打起来了，这下可就热闹了。好了，再多的我也没别的说啦！”

卜列施内德站起来严肃地说：“你也用不着再说下去了。”然后便亮出双头鹰徽章宣布帅克被捕。

帅克极力辩解说自己什么也没犯，但卜列施内德告诉他，实际上他已经犯了几桩刑事罪，其中包括叛国罪。

同时，帕里茨维也被捕了，因为他说苍蝇在皇上的脸上拉满了屎。

好兵帅克就在这种他独特的愉快而和善的神情下，干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2.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

帅克被关进一间牢房里，里面 6 个犯人中有 5 个都是为了斐迪南的事，只有一个是由抢劫、企图杀害霍利茨的磨坊主。他可不愿和那 5 个掺和到一起，让警方怀疑。

帅克就和那 5 个阴谋叛国者挤在一起。他们互相倾诉

自己怎么被关进牢笼已经是第十遍了。

第一位泪水满眶地说，他是因为在事件发生的前3天，在一家酒馆为两名塞尔维亚大学生付了酒账。

第二位是个历史教师。被捕时他正在向酒馆老板阐述历史上的暗杀事件。

第三位是个慈善会的会长。发生暗杀事件那天，不幸他们正在举办一个游园音乐会。

第四位为人忠厚、老实。事件后整整两天他回避关于斐迪南的一切话题，只是第三天打牌时说：“给你7颗子弹，就跟在萨拉热窝似的！”

第五位直到此刻还吓得汗毛直竖。他只是回答别人时说了句对萨拉热窝事件没兴趣，自己不是蠢货就不会被杀。

听完所有的倾诉之后，帅克说：“咱们情况不妙。不过，如果不为了惩罚咱们这些贪嘴多舌的人，干吗要设警察局呀？以前，我服兵役那会儿，我们大尉的狗让人开枪打死了，大尉关了我们14天禁闭！你们瞧，那不过是为了一条狗，现在可是为了一个大公啊！”

帅克说完，往铺上一躺，安静地睡着了。

牢房里又关进两名新犯人，其中一个是帕里维茨老板。他叫醒帅克，悄声问其余人是否是小偷。他担心那会败坏酒店老板的声誉。帅克告诉他，除了一个人，别的都是为了大公的事。

过了一会儿，帅克被带去审问。

审问官一桩一件地罗列出帅克的罪状，从叛国直到侮

辱皇上和皇室成员。在一大堆罪行中最为突出的是赞同谋害斐迪南大公，由此又派生出许多新的罪行。

“你对这些要说什么？”那位野兽般表情的老爷用胜利者的口吻说。

“这足够啦，”帅克很老实地回答，“过度反而有害。”

“看来，你本人也承认了……”

“我全部承认。必须严格要求嘛！不严格要求，谁也办不成任何事情。您知道，我当兵……”

“住嘴！”警察局长冲着帅克大叫，“问你什么答什么。你平时跟谁有来往？”

“跟我的女佣人，长官。”

“你跟本地政界有哪些关系吗？”

“噢，当然，长官。我买《民族政治报》的晚报版，大伙儿叫它《小田狗报》。”

“滚！”有野兽般表情的那位老爷咆哮道。

走出审讯室的时候，帅克打招呼说：“祝您睡个好觉，长官。”

回到自己的牢房，帅克告诉同伴们，那不是审讯，挺可乐的。“以前可不成，”帅克说，“被告为了证明自己没罪，一定要光着脚丫子从烧红的铁板上走过去，还得喝熔化的铅水……”

帅克的长篇论述刚结束，又被叫到那位一副凶犯嘴脸的老爷面前。

“你都认了吧？”那老爷单刀直入地问他。

帅克温和地说：“要是您，长官，希望我供认，我就供认。这对我没什么坏处。要是您说：‘帅克，说什么你也别供认！那我就死不认账。’”

于是帅克在卜列施内德的告密材料上签了字，还补充写道：

以上对我的全部指控是公正的。

约瑟夫·帅克

签完文件，帅克问那位老爷：“还有什么要我签字的吗？”

回答是：“早晨押你去刑事法庭。”

“几点钟啊，长官？我可别睡过头！”

“滚！”这是那天第二次从帅克对面发出的吼声。

3. 好兵帅克面对法庭

清洁而又舒适的小房间，雪白的墙壁，干净的栅栏，所有这些都使帅克对省刑事法庭产生一种非常美好的印象。

审问帅克的老爷也如杂草丛中的一棵麦子，是属于例外的。那是个温和的老人。法官请帅克坐，问：“那么说，您是帅克先生了？”

帅克回答说：“我想是的。因为我爹姓帅克，我娘是帅克太太。我不能给他们丢脸，不承认自己的姓儿。”

法官一笑：“您干出那么多好事来！您良心上一定很不安吧？”

“我的良心总有那么点儿不安，”帅克笑得比法官还要甜，“我良心上肯定比您还要不安。”

“这种不安显然来自你签了字的审讯记录。”

“哪儿的话，那是我自己提出来要不要签的。我不会因为这个和他们打一架的。”帅克答道。

老头儿微笑了：“我们让法医给您检查一下。”

“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糟，用不着浪费时间。”

“是这样的，帅克先生，我们还是要见见法医。噢，对了，审讯记录上说，您曾讲过战争很快就要爆发，是吗？”

“没错儿，长官。马上就要爆发！”

审讯就此结束。

为了判断帅克的精神状态是否同他指控的罪行相符，法医小组由三位特别严格的先生组成。三位虽持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但在帅克的问题上取得完全的一致。

帅克走进检查大厅，一看到奥地利皇帝挂像，便叫道：“各位长官，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皇上万岁！”

事情完全清楚了。帅克由衷的表现使他们省去一系列问题，仅剩下不多的几个最重要的，可以证实三个不同学派理论的提问了。

“镭比铅重吗？”

“请原谅，我没称过。”帅克笑容可掬地说。

“你相信有世界末日吗？”

“我得看到才能知道。我相信明天不会。”

“你能不能算出地球的直径？”

“对不起，我办不到。”帅克说，“可是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先生们：有一座四层楼，每层有八个窗户，房顶上有两个窗和两个烟筒，每层楼里住着两位房客。现在请你们告诉我，各位先生，这座楼房看门人的奶奶是哪一年死的？”

几位法医意味深长地彼此递个眼色。

又有一位法医问：“12897 乘以 13863 等于多少？”

帅克连眼睛都没眨巴就回答说：“729。”

“我想这很够了，”委员会主席说，“可以把这个犯人带回原来的地方。”

“大人们，多累了。”帅克毕恭毕敬地说。

帅克走后，三位专家根据精神病学者所发现的一切自然规律，一致同意他毫无疑问是个白痴。

4. 帅克从疯人院里被赶出来

帅克后来提起他在疯人院那一段经历，总要大大赞扬一番。

“凭良心说，我不知道那些疯子给留在那儿为什么要发脾气。那儿多自在呀！你在那儿可以光着屁股躺在地上，可以像狼一样嚎叫，可以随便咬人。在大街上你能这么干吗？可在那里头，这些都是小事一桩。那儿的自由，社会主义者连梦都想不到。在疯人院里谁都可以胡说八道，就跟议员在议会里一样。你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大喊大叫，可

以起哄吹口哨，可以四蹄着地地走路。我在疯人院那几天，真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

一点都不错，帅克到了疯人院，受到的待遇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们给他换上一件长袍，搀扶着他去洗澡，还给他剪指甲、理发，最后把他抬到病房，给他盖好被子，嘱咐他睡一觉。

帅克果然安静地进入梦乡。后来他们叫醒了他，一位护理员拉住他的双手，另一位把掰成小块儿的白面包蘸上牛奶喂他吃。吃饱了以后，他们又搀扶着他上厕所。用帅克一句自我陶醉的话来说：“连我拉屎撒尿那功夫，都有一个保驾的。”

忙完了这些，他们又让帅克睡觉。帅克睡了一会儿，又被他们叫醒，领到观察室去，脱得一丝不挂。两位大夫盯着他看，其中一位说：

“往前走五步，再后退五步！”

帅克往前走了十步。大夫说：“我不要你走五步吗？”

帅克说：“多走几步累不着我。”

两位大夫又给帅克做了仔细的检查。那个年岁大的大夫指着帅克对护理人员说：“把这人的衣服还给他，文件材料都送到办公室，告诉他们快点结案，别让他骑在我们脖子上。”

帅克在那儿逗留几天，等办公室给他出院证明。大夫给他写下这样一句结论：“弱智的诈病士兵。”

他们要帅克午饭前离开病院，这引发了一场争吵。帅